

【书缘往来】

与“红色经典”较劲

□赵勇(大学教授)

回首2013年,我过眼的书不能算少,但绝大多数是为了写作或为了准备写作而进行的“忙读”。当然知道这并非最好的阅读方式,但我却几乎找不出闲读的时间。于是谈论今年的阅读状况,我必须提一提我写的那些东西了。

实际上,今年的写作活动也是从阅读一本书开始的,这本书就是钱振文的《〈红岩〉是怎样炼成的——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)。此书读毕于2012年的上半年,但当时为什么读它,现在却记不太清晰了。可能是有次听他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说,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先期发表后反响不错,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王德威的关注。于是我给钱振文打电话,问他书出版后为什么不送我。钱说没把这本书当回事,且目前手头已无存货。我说算了,我自己买一本吧。

这本书读过之后,我在去年6月就有了写一写它的冲动,但真要写的时候已到今年

年初了。起初,我只是把它写成了个随笔体的书评,但马上就发现,五六千字的篇幅没办法把我想要表达的全部想法呈现出来。于是我开始重新琢磨,试图以点带面,把这本书及我的相关思考进一步“问题化”。最终,它变成了一万四千字的论文:对“红色经典”做文化研究——从《〈红岩〉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说开去。

为了把这篇文章写出点模样,我又重读李杨《50—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》(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)的部分章节,细读阎浩岗的《“红色经典”的文学价值》一书。我找出了周春霞送我的《解读红色经典——〈春青之歌〉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》——当年我参加过她的博士论文答辩,这本书就是那篇博士论文。我又买回了於曼的《红色经典:从小说到电视剧》和姜辉的《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:“红色经典”的模式化叙事研究》,翻阅一番,想看看“红色经典”问题在年轻学者那里是何种思路。不用说,这些

书中还是李杨教授的那本最见功夫,于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的儿子。

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还有点反响。比如,5月遇《文艺争鸣》主编王双龙先生,他见面就问我这篇文章,还说我的文章勾起了他想读钱书的欲望,问我能否跟作者要一本。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,但过后却忘得一干二净。10月复见面,他又说起此事,我才如梦方醒,便立刻买一本给他寄去。这件事情我没跟钱振文提起过,是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。再比如,9月的一天,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《当代文坛》的感谢信,信中说,我的这篇文章已被人大书报资料《中国现、当代文学研究》全文转载,寄上500元作为奖励。这件事情我立刻告诉了钱振文,说我为他发财了。

又一次琢磨红色经典问题,我依然意识到的是红色经典与真正的经典的距离。按照我的理解,大凡真正的经典,往往具有原创性、可阐释性、持久性和召唤性等特点。例

如,《红楼梦》之所以是经典,不仅因为其思想、主题、写法等前无古人,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不断阐释,甚至形成了所谓的“红学”。而这部小说自诞生以来,能被一代代读者喜爱,又说明它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魅力。许多年前我读三毛的《背影》,曾看到上高小的三毛在课堂上偷读《红楼梦》。当她读到一僧一道扶着宝玉高歌而去时,泪流满面。“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,可是我竟没有回答他”。今年的一位考生告诉我,《红楼梦》她读了二十多遍,其中的诗词更是烂熟于心。我想,对于一部经典来说,这种例子已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
然而,虽然“三红一创,青山保林”之类的红色经典给一代人留下了特殊记忆,但现在读它们的人恐怕已少之又少了。于是我想起老作家陈冲说过的一句话:所谓的红色经典“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评价,不如说是一种保护措施”。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



【书与人生】

感悟地坛

□周飞(农民,公益书屋管理员)

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,下过乡,从健康到残疾,从文学爱好者到一位知名作家;他坐在轮椅上激扬内心的文字,用文字与不幸的命运搏斗,把不屈的精神传递给了你我。这就是史铁生。他是走入我内心的一个生命,也是我敬仰的一个生命作家。因为他,他用来自内心的真实的力量照亮了人们的心灵。

我对史铁生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。因为,我也是一个突遭无常命运捉弄的高位截瘫者,也是一个“职业养病者”,一个三分之一生命者。这也算是一种同病相怜吧!喜欢他把痛苦的人生精炼成了文字,他对生命、对人生、对疾病的思考都是深入骨髓的。一天中午,一个热心的朋友说要送给我几本书,但又不知我喜欢什么样的书,他就让我到卖书的网站上自己选择。盛情难却,我就选择了《我与地坛》等书籍,终于让我有机会通过书籍,通过一个个文字,接近史铁生,了解史铁生的内心世界,寻找他的力量源泉。

同样截瘫的身体,同样的命运。在他的文字里,我似乎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,有痛苦,有挣扎,有绝望……这一切我都有过,并且正在进行的,所以体会更深刻。我们都活着,都是在用一个不是自己的身体生活着。因为丢失的身体,所以我一直在为失去的身体而痛苦。我确实不能如他一样看得透,活得明白,活得精彩。面对这个物质化、浮躁化、处处充满诱惑的复杂社会,他坚守住了自己的灵魂,我却还在不安着,幻想着,向往着……

读《我与地坛》就是在看他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悟。在他的字里行间不只有苍凉,更有面对不幸命运的坦然与坚强,就像干涸沙漠中一棵不倒的胡杨树。对于地坛,我们只不过都是匆匆的过客。面对这个世界,面对每个生命,我们应该满怀敬畏地活着。只有精神的地坛才是永恒的。

这地坛古园里,有爱,有残酷,有美好,有绝望,有希望,有好奇,有猜想,有拼搏,有努力,有对生命的思考,更有呐喊!处处都留下了作者的自我救赎之路。

人生的地坛,不幸命运的祭坛。地坛在我,我在地坛。他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地坛,并且已经“飞”向了地坛,到了母亲身边,到了永远的地坛,永远的家里参加生命的盛宴去了。

看看天,看看地,呼吸一下身边的空气,再看看一动也不动的轮椅上的自己。那么,我的地坛在哪里呢?也许,我正在去往地坛的路上……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,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,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,或者喜欢许多本书,只要发自内心,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,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,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,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邮箱:
qlbook@163.com

【闲读随笔】

那个年代的“异国恋”

□刘武(作家)

刘铨介绍给我,不久,我就跟刘铨见了面,他送了我一本他外婆李莎写的回忆录《我的中国缘分》。

李莎的俄罗斯名叫丽萨,她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,家庭没落后,她只身到莫斯科学习、工作,在那里结识了在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的李立三。那时,李立三身处逆境,受到批判,不少人对他避而远之,但丽萨却给予他同情,最后与她14岁、结过几次婚的李立三相恋成婚。

这段看似甜蜜的“异国恋”,不久就遭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结婚两年后,李立三因被人诬告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,关进了监狱。丽萨工作单位的领导劝她与李立三离婚,划清界限,丽萨坚决不从,宁肯被开除国籍。接着,她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——去监狱找丈夫。事实上,她根本不知道丈夫被关在哪个监狱,当时,莫斯科有数不清的监狱,她就一家一家找,半年后,她终于在一个

监狱打探到丈夫的名字,但也不能见面,只能每月送50卢布作为生活补贴。就这样,一直坚持到第二年11月,她才看到死里逃生、无罪被释的李立三。

1946年,李立三回到中国,8个月后,丽萨也追随而来,开始了她的异国生活,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。有意思的是,她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,当时不少从苏联回国的知识分子,都有一个苏联妻子,而且她们拿的还是苏联护照,在北京,这些苏联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圈子。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,这些多年患难与共的异国夫妻,不得不劳燕分飞,中国丈夫忍痛将妻子送回苏联。

而丽萨也面临着这样的考验,她既不愿意离婚,又不想离开中国这个温暖的家庭。但是,如果她回国,或放弃苏联国籍,会被苏联视为叛徒。而她要留在中国,就绝对不能拥有苏联国籍。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,丽萨几经考虑,终于在1964

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,决意将她的“异国恋”进行到底。

李莎的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一个俄罗斯人“异国恋”的范本,一个贵族少女嫁给了一个中国的革命者,经历了苏联大清洗的考验,然后一起回到中国,遭遇中苏友谊破裂、十年“文革”等意想不到的灾难,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,忠诚于那段纯真的爱情,谱写了一出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异国恋情。

此外,这本书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感情生活。作为在中共历史上长期被批判的人物,李立三虽然早在1979年就平反了,但大多数人对他并不了解,而李莎就用一个俄罗斯妻子的眼光,讲述了李立三最真实、鲜活的生活和内心情感。

到2014年3月,李莎老人就整整100岁了。虽然李立三已经离去了很多年,但通过这本回忆录,我不难看到,李莎的爱恋还在继续……

【灯影书香】

逆境下的生命张力

□阿布(自由职业者)

小桔灯,映照前行的方向。

面对苦难,面对无奈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。老舍、傅雷义无反顾地选择将生命凝固在一个永恒的瞬间,将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化为一个凄美的音符。而杨绛,则选择活下去,“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”。

在等待下放的日子里,年近六十的杨绛和单位的年轻人一起搬运图书,她惊叹,“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!”在干校,她费尽吃奶的气力,挥锹凿井,光着脚在污泥里铲泥浆。寒冬腊月,她独自在荒野窝棚里守护菜园,漆黑的夜里,总是一个人打了手电,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,孤寂地回到住处。劳动之余,还养了一只小狗“小趋”,半夜,“小趋”会陪伴她在干校宿舍的四周围夜。

杨绛曾未经批准,冒险在一片汪洋的大雨中,一手打着伞,一手拄着拐棍,深一脚浅一脚地去看望自己也在干校但不在同一个队的丈夫——钱锺书。这对患难夫妻见面后,杨绛只是笑着说了一句话:“来看看你。”等到急匆匆地赶回去的时候,她“只自幸没有掉在河里,没有陷入泥里,没有滑跌,也没有被领导抓住;便是同屋的伙伴,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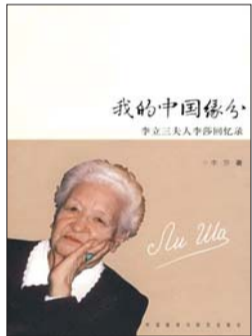
从生理意义上讲,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大。我很诧异,逆境之下,在这样一个外表羸弱不堪的年迈躯体里面,怎么会蕴含着如此惊人的生命的张力呢?支撑着那异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的力量源泉又在哪里呢?

“孰能浊以静之徐清,孰能安以动之徐生”,这是《老子》中的一句话,我曾百思不得其解。

现在,透过杨绛对于干校经历的回忆,我终于能够逐渐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。水,处于下,而且处于最下,但是,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,以其善下之,故能为百谷王”;水,为而不争,天下莫柔弱于水,但是,它力大无比,水滴石穿,“弱之胜强,柔之胜刚”,“柔弱胜刚强”。

是啊,上善若水。一个人,只要拥有水一样的品格,水一般的胸怀,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、多险的逆境,都会泰然处之,神马都是浮云!

尽管读过《干校六记》很多遍了,但是,每读一遍,我都会问自己:倘若我遇到这样的情形,又会怎么做呢?



有一天,我在朋友那里见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子,朋友介绍说她叫莲娜,是乌克兰人,我便跟她闲聊起来。莲娜以前学的是电影美术,当过几部电影的美工,后来改做设计师。她有一个当导演的丈夫,是中国人,而她丈夫的外婆则是个俄罗斯人。

后来,莲娜打开电脑让我看照片,我才知道她丈夫的外婆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的妻子。莲娜热心地将她丈夫



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,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我先后读了很多遍。每读一遍,总会有新的感动与体会。这本三万余字的薄薄的小册子,在我看来,像是一盆炭火,散发着虽不炽热但很恒定、很踏实的温暖;又像是一盏